

声调

◆ 孙道荣

做了局长后,黄四印堂发亮,声如洪钟,未见其人,便闻其声,特别是在报告时,更是慷慨激昂,威震全场,不需要扩音器,就能声播四方。黄四常告诫下属,从一个人的声调,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中气和精气神。在他的影响下,局里练就了很多大嗓门。

不过,黄四也不总是这么大声门。

对此,感受最深的,是局里的副局长们。在向黄局长汇报或探讨工作时,每谈到关键处,一向声音洪亮的黄局长,声调忽然慢慢降了下来,而且越来越低沉,几近蚊子的哼哼声。副局长们竖着耳朵,极力捕捉黄局长的每一个字,可惜黄局长的声调压得太低了,无法听清。临了,黄局长突然干咳一声,提高声调,斩钉截铁地说,这事就这么定了,你们放心大胆地去做吧。

这时的副局长们,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因为黄局长的话,他们根本没听清,他的态度,也就不甚了了。开始时,也有副职斗胆向黄局长提出,刚才他说的话一句也没听清,能不能再指示一遍?没想到黄局长勃然大怒,嗓门很大地骂道,我讲到现在,难道都是对牛弹琴?开会时,你们能不能用心一点?从此再没人敢让局长再讲一遍。

黄局长的指示副局长们没听清,但工作还得照常进行。工作如果做好了,得到了上级的表扬,黄局长就会声调很高地向大家宣布,我的

判断是准确的,对待工作,就是要敢做敢闯,大胆创新。一句话,成绩全是他黄四的英明决策。如果弄砸了,受到了上级的批评,黄四就会痛心疾首地说,当初讨论时,我是持反对意见的,也一再反复提醒你们了,这件工作很重要,要慎之又慎,不能操之过急,你们却当成了耳旁风。一句话,责任全是大家的。

这就是黄四黄局长领导的艺术,声调的艺术。

黄四所在的局,事事涉及民生,因而经常有群众来访,或反映问题,或哭诉困难,或寻求帮助。在黄四看来,件件都是棘手的问题,人人都是难缠的对象。但黄局长自有解决之道。每有群众来访,黄四都是声情并茂,先声调很高地大谈特谈国内国际形势,让来访者如入云雾,这才话锋一转,扯到正题上来。这时候,黄局长的声调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,骤然降低,如和风,如细雨,亦如蚊哼。群众张开耳朵,将身子往黄局长身边凑,无奈宽大的办公桌挡住了身体,事关自身的关键部分,因而一个字也没听清。群众还想再说什么,黄局长就会站起来,拍拍群众的肩膀,语重心长地说,刚才我都跟你说了,放心,这事我们一定会尽快妥善地处理,我还有很多别的工作,今天不是就这样了吗?群众虽然不明就里,但黄局长话说到这份上,也只好悻悻地起身告辞。

群众的事情如果办成了,黄局长就会对前来感谢的群众说,我早

说了,你们的事,我一定会尽力去办的嘛。如果没有办成,黄局长就会对不满的群众说,那天我不是跟你反复说了嘛,那事实在办不了,你当时不也认同了吗?群众打落的门牙,只好往自己肚里咽。

这也是黄四黄局长领导的艺术,声调的艺术。

和现在的很多领导一样,黄局长也喜欢和商人老板们打交道。平时,和老板们在一起,黄局长保持着他威严的大嗓门,而一旦谈到实质性问题时,黄局长就会将声调陡降八度,让对面的老板一个字也听不见,只能打哑谜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种时候黄四降低声调,倒不是故意不表明态度,而是担心被别有用心

的老板录了音,留下了证据。黄四黄局长清楚地明白,和老板们的每一次交易,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,他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
可惜,黄四最终还是栽了,对方没有录到音,却偷拍了一次交易的全过程。对方倒没有举报,但对方在修电脑时,里面的视频材料,被人捅上了网。

在交代过程中,黄四依然习惯性地保持着大嗓门。交代完了,黄四忽然降低声调,嘟囔了几句什么。办案人员厉声责问哼唧什么?黄四习惯性地正要发作,猛然意识到了处境,提高声调懊丧地说,我是说,我怎么提防人家录音,没料到他会摄像呢?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校舍今昔

上世纪50年代,我考入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。我住的校舍是一个四合院式的楼房,楼下大厅是音乐组排练的芭蕾舞厅,暑假里我不大回家,那样可以多画点画,爱睡到几点都可以。暑期酷热,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就在大厅里铺上席子,在那里睡觉。我们校舍后面那一带很荒凉,我们曾发现墙角有一扇矮矮的铁门。年长日久,门锁都生锈了,周边杂草丛生,曾听人说,这里原是犹太人的会所,而铁门里是一所地下室,是他们存放灵柩的地方,想到此,竟感到不寒而栗。

毕业后,有一次单位为了爱国主义教育,带我们去参观一个日伪特务机关。我到了那边才知道,“76号魔窟”就是我曾住过3年的母校。听介绍,我们住的校舍和芭蕾舞厅原是特务审讯、折磨、杀害我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刑场,而玻璃顶窗还是“晒人皮”的地方。最后让我们参观地下水牢,那就是我曾经看见锁着铁门的地下室,拾级而下,看见一个终年积水、黑暗阴森的地下囚牢。后来听说让大家参观了之后,这里就实施拆除,造了其他的房屋了。

韩伍 图/文

心静如水

◆ 张艳霞

李木在一家饭店吃饭时,认识了杨一、刘二。那天是刘二生日,杨一豪爽地喊:“今天这里所有客人的单,都我杨一埋了,算为我好兄弟刘二过生日。”李木认识了杨一、刘二才知道,大家的父亲都是局长。

不过这也让李木感到郁闷,同样是局长的儿子,自己和杨一刘二差别这么大,李木至今都没买车,钱花起来也捉襟见肘。杨一刘二没工作,花的都是局长父亲的钱,自己辛辛苦苦上班不说,局长父亲一毛钱都没给过。

和杨一刘二混熟了,李木道出了自己的困惑。杨一笑了:“你不去问你家老头子要,他怎么肯给你呢?”刘二也点头:“你是局长的儿子,何必搞得像农民工的儿子一样。”

李木去找父亲,开门见山:“爸,我不想上班了。”父亲问:“怎么了?”李木说:“爸,你给我点钱吧。”父亲一脸疑惑: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李木看

了父亲一眼,说了杨一刘二。李木说:“我也想过他们那样的日子,上班太苦,钱也少,不如您给我钱吧,您反正是有钱!”父亲忽然摇摇头:“爸没钱。”

父亲不给钱,李木只好继续上班。

杨一刘二经常叫李木一起去玩。李木去了几次,就不大想去了,那些地方都贼贵贼贵,总不能一直让杨一他们去埋单吧。李木很失落,难道父亲真的没钱?

那天,家里来了个求父亲办事的人,从身上带的包里,不难看出里面藏了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,但没说几句话,父亲就送客了。李木的印象中,父亲还真没收过谁的礼。晚上,李木独自在外多喝了点酒,醉醺醺地跑回家,去拍父亲的房门。父亲看他醉醺醺的样子,不由皱起了眉。李木先说:“爸,别人要送你礼,别人能收,你为啥就不能收?”父亲很认真地看了李木一眼,叹了口气:

“孩子,这可是你说的?!”李木说:“对!”

第二天早上,李木临下班点开微博,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,说查处了一个官员,以上揪出一群官员,还有个名单,上面居然有杨一刘二他们父亲的名字。

李木想起了昨晚和父亲说的那番话,赶紧去打父亲电话,连打了好几个都不通,急得李木汗都流下来了。来不及想什么,李木只有赶紧往家赶。

进屋,李木看到茶几上的公文包,确定父亲在家,松了口气。父亲的房门开着,李木走进去时,就看到父亲正摆弄着一个塑料盆,里面盛满了清水。父亲很认真地端详着这盆水。李木说:“爸,杨一刘二他们的爸……”父亲似乎知道李木想说什么,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,父亲说:“李木,你看这水,干净吗?我这辈子,能做这么一盆清水,我就满足了。”

李木低着头说:“爸,对不起。”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马大哈

◆ 顾德惠

“姗姗来迟,‘马大哈’该罚呀!”恭候多时的九人异口同声。

“马大哈”笑道:“听此称呼,就知道是阿拉老同学哉!”他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中学时代“马大哈”粗心大意:一篇作文,西郊公园写成“西”郊公园之类错别字竟有数十处之多;朗读课文,鱼鳍念成鱼“老”;睡懒觉,上学老迟到……绰号“马大哈”就此叫响。

“阿拉新买一辆轿车,刚送小孙子到外婆家去。”“马大哈”解释这次聚会他迟到的缘由,“谁想转弯时发现有车突然自行倒在十几米开外路口横道线上,阿拉见周围没有其他人,我就打开车门,走上前扶他,谁知是个两手发抖语无伦次的老人!急送他到医院。医生讲:‘老人中风,幸亏救助及时,已无大碍。’老人家属闻讯赶到,结清了阿拉为老人垫付的医疗费,还拿出一大叠百元大钞作为谢礼,阿拉拒收,老人家属连声道谢,说: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’老同学聚会,来迟了,仅表歉意!”

老同学盈盈笑语:“改叫你一声‘马大哥’啦!助人为乐,敬你一杯!”三杯酒下肚,“马大哥”话也多了,忆述他曾经下乡务农,回城后又去殡仪馆当驾驶员的往事。下班前,他将运送尸体的黑色专车停在单位空地上,如往常一样,并不上锁,也没拔下车钥匙,心想:这

种车子谁会偷?有同事请他代劳值班,“马大哈”应允。夜班规定不能喝酒,他却想:哪个贼胆大包天?不知不觉酩酊大醉。

夜深人静,保安推醒“马大哈”,告知:“发现一个影子转悠!”

“鬼?”

“马大哈”大吃一惊,酒气冲天,赶忙带上手电筒随保安奔往现场……果见路灯下有一个长长的影子,一闪不见了!忽闻马达声响,车“自行”启动了。“马大哈”胆大心粗,果敢地张开双臂拦车。

开车的“鬼”见状,转而从岔道上驶向大门口。只听“嘭!哗啦啦”的巨响,车头撞上道旁树干,车窗玻璃四分五裂。“鬼”拉开车门跳下地狂奔。“马大哈”勇往直前,一下子扑倒了“鬼”影……两位同事不顾一切,活活捉住了“鬼”,定睛一瞧:果然是盗车贼!警察带走了盗车贼。

此时,方知那人白天贼眼窥探“马大哈”没上锁的车子,察觉钥匙遗留原位,就蓄意深夜盗车,准备改头换面喷涂彩色,再销赃给外地商贩运输货物……

酒酣耳热之际,“马大哥”坦言:“后来阿拉转到运输公司开车,工作细心,业绩出色,无一差错,升任车队长。现在退休安度晚年,再也不当‘马大哈’哉!”



【声音】

邻居:“昨天夜里我听见你家屋前有很大的声音,出了什么事情?”
丈夫:“没什么。我妻子有点不高兴,把我的大衣扔到窗外去了。”
邻居:“你的大衣?扔大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声音?”
丈夫:“恰好我也在大衣里面。”

【钥匙】

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,听见一姑娘问老板:“老板,可以配钥匙吗?”老板答:“可以。”然后,姑娘呆站在摊前,老板望着她,长时间的沉默……最后老板忍不住了:“钥匙呢?”姑娘答:“钥匙?我有钥匙怎么还来找你配?”



现金奖怎么花

◆ 汪志

由于工作出色,我们锅炉班被评为年度先进班组,除获奖牌一块外,还得到奖金1500元。

昨天,作为班长的我将班员们叫到一块,讨论奖金分配的事,大胖先开炮:“咱锅炉工一年四季围着锅炉转,不妨大家坐在一起一醉方休。”大胖的话刚完,大张嚷开了:“我说大胖,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,眼下物价飞涨,又到年关,谁家都缺钱,干脆将这钱分了,咱们班六个人,每人二百五。”二百五!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这时,一直在门旁边抽闷烟的老朱不慌不忙站了起来:“说实话,吃了分了我不反对,但我认为这1500元奖金一定要花在刀刃

上,要说这锅炉工是世界上最苦的差事之一,流汗是小事,一年365天身上全是黑煤灰,连老婆都嫌弃。”说到这里,老朱停顿了一下,来到我面前:“班长,你想发财吗?你想让我们永远脱离这锅炉工的苦海吗?请看……”老朱说着就从身上掏出了几张剪裁的“豆腐块”报纸放到我面前:“每次只花2元,这1500元就有750次成就我们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的机会。”接过老朱递来的报纸,大家围过来一瞅,老朱如数家珍似的:“这是我收集的近期一些彩民中数千万、甚至上亿元大奖的新闻……”原来老朱要将这先进奖金全部买彩票!

